

江郎看吧

徐江(天津)

烟火琐忆

林少华(青岛)

恋上什么,又失去什么

这几天看到市面上在卖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《High Fidelity》的D9,好奇之下忍不住再次破了本人剧情片不买D9的规矩(上一次是《魔戒》),与此同时,又生出一点观望之心:不知道碟片的上市,会不会再次推动去年问世的小小说译本的销售?

High Fidelity的原意应为“高保真”,中译本更世故也更机巧——直接就译为《失恋排行榜》,把小说中主人公喜欢凡事都弄个排行榜的玩儿心也翻出来了,书名可谓又“跳”又到位,比原名要招人多了。只可惜封面做得太像包装盒,在书店不留神就会滑过去。《失恋排行榜》的故事也很招人:讲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英国小中年洛·弗莱明的爱情波折。洛过去做过DJ,现在是一家不太景气的小唱片店老板,手下有两个神神叨叨的乐迷伙计巴瑞和狄克,三个人在一起与其说是老板和雇员,不如说是搭档,经常像长不大的孩子,想出各种名目,从已知的唱片中挑选合适的曲目列入排行榜,有时连面对一些真实的生活话题,也要把相关内容作成选项,排列一番。小说主要描写篇幅在于男女之情的困惑和期待,细节处多借助品评唱片和流行音乐史的相关典故,来表现人物情绪与内心,这使得《失恋排行榜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颇强的阅读快感,尤其是对于国内那帮曾经的“打口青年”读者,因为乱七八糟的英美唱片听得过

多,这些人对小说描写会获得比我们这些乐盲更甚的共鸣。作者尼克·霍恩比把流行歌的歌词和历史,巧妙地转换成了一种带有借喻功能的小小说描写语汇,这是一个聪明人对时代的敏感与创造。

像所有的流行小说一样,《失恋排行榜》的主题过于清晰和单薄,它的励志和温馨只不过是生活的减法而已,真实情感中的微妙、多变,实际上比霍恩比描写得要复杂得多、怅然得多、也伤心得多。从这个角度讲,我认为他写的爱情,在畅销书中是《廊桥遗梦》水平的,都没有达到《爱情故事》。更不要拿作为严肃文学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月亮姑娘之歌》、《再见哥伦布》这类作品作比了。

一段时间以来,由于作家们的天赋以及对文学理解所受的教育上的不足,许多人会认为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区别在于教寓和可读性,其实从更感性的角度来阐释二者的区别,我认为则在于对人类情感是作夸张的还是显微的处理。“夸张”是畅销书故事构成的本质,对生活作“减法式的处理”也是夸张一种;“显微”则是严肃文学的属性,我们过去所说的“剖析社会、剖析人性”其实不过是“显微”的功用之一。“夸张”的特征在于喊疼而读者只是随声附和、却感受不到痛彻骨髓的那一瞬;“显微”则是在尽力客观呈现、尽力漫不经心的叙事里,突然把读者带入各自生命的痛点与深渊,然后听任

他们在作家文字的泥浆中挣扎,直到最后攀住那从井口垂下的某一根绳索,一点点在这挣扎中开始超离各自生命的劫数和苦难。“夸张”带来的后果是享受和愉悦,“显微”带来的后果则是渐渐的解脱、解放。

所以当看到网上介绍作者尼克·霍恩比在英国走红的程度,拿中国的王安忆和余华作比时,我有一种复杂的感受:一是两类人的出发点,差异还是挺大的,前期王安忆和早期余华如果在英语小说寻找对应点,阿特伍德和伊恩·班克斯是不是会更合适些?二是对于在国内走红的严肃作家提个醒,作为文学家,千万在保证作品可读性的前提下,别忘记“大众欢迎的,必然是可疑的”这个道理。您要问最后引导里这句话谁说的?当然是徐江说的!

徐江

徐江,诗人、作家、文化批评家。多年从事媒体策划及编辑工作。现居天津。曾获得“诗参考”十年经典诗歌奖、“天问”诗歌奖。著有: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、《杂事与花火》、《我斜视》、《哀歌·金别针》等。有作品被译为英、西、韩等文字。

张炜(山东)

北望立交桥

这是一段难忘的回忆,它仍然是关于居所,关于我与一座城市相依相存的故事。

那时我在这座都市里第一次拥有了一个两居室新居。一开始有些兴奋,因为这是我得以安顿自己的空间,它平凡而又神奇地出现了。在熙熙攘攘的都市里,这是无数楼房中的一层,隐于其中,活于其中,消失和生长在在其中。它在苍苍茫茫中找到了我,或者说是我找到了它。我的幸福无以言表,尽管它在五层楼的最高处,据说冬冷夏热,但一切在我看来都好得不能再好。

我对于新居还没有任何体会,而只有关门对视的喜悦。我在粉刷一新的房间内走动,从这一间到那一间,嗅着相同的水泥和石灰的香味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我突然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,它一阵阵爆发,中间还夹带了粗长的持续的震响。这声音可真是有力和持久啊,它不仅震动人的耳膜,还轰击着人的心脏。我四处寻找这声音的来源,一站到窗前立刻就明白了:北边不远处是一座立交桥,连绵不断的车流在桥上旋转,桥下边则是另一些车辆,还有一簇簇的人群。

我搬入新居的时间正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季节:秋天。

不冷不热的天气和崭新的居所合在一起,当有无法忽略的幸福。可恨的是我再也休息不好。当然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的轰鸣赶走了睡眠。怎么办?有人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应期,也许很快会像过去一样,还给我一个的安眠。后来的日子真的有过几个像样的睡眠,但我知道这不是适应与否的缘故,而实在是连续失眠造成的极度疲惫的结果。我开始想一些办法,比如用棉条塞封窗隙,再比如安装双层窗子。这些方法事倍功半,因为实在是声源宏巨,而且真正密封之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,即震动和共鸣的力量反而由此而增大。车辆在悬空的立交桥上加速时发出的轰响,它引起的楼体和窗子的共震,简直无可抵挡。

我走入了头胀目涩的日子。与此同时,我发现满屋都被黑色的细尘蒙住了,随时擦拭随时落下,源源不断。窗子已得到如此的封闭,黑尘还是钻挤进来,显然已经无法根治。由于这噪声和灰尘,门窗也就轻声易不可打开,于是室内空气愈加恶劣。

我只想尽可能地逃离这个居所,并且永远不再返回,可这又是我惟一的居所。

立交桥建得丑陋而庞大,是粗鲁的水泥裸体。它在我眼里成了狰狞的怪物。它

是凸起的一截城市的肠道剖面,正露出内部的蠕动和循环。它散发出难闻的气味,还有巨响。可是我不仅避不开这声音这气味,还无法摆脱它刺目的形体,因为我不能对窗外的一切视而不见。渐渐我觉得它也在与我对视,并且时而狞笑。

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病了三次。

偶尔出一趟远门,让我暂得轻松;可每到了归来的日子,又开始恐惧那个日夜轰响的居所。回来了,无眠,脱发,绝望,一遍遍洗脸,抬头看发青的眼窝。

有谁愿意交换这个居所?你有一个安静的柴棚或者猪窝吗?那你愿意用它与我交换吗?是的,我将欣然前往,但你不准变卦。

张炜

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。现已出版单行本120余部,约850万字。著有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柏慧》、《家族》、《蘑菇七种》、《玉米》等。其中,《古船》分别被评为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和“中国文学百年百优”,《九月寓言》被评为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图书”。



尘世影语

洁尘(成都)

老上海风潮

把四部跟旧上海有关的电影连在一起聊聊。《长恨歌》,《茉莉花开》,《理发师》,《上海伦巴》。

这四部里面,《长恨歌》的做派是最精致的。关锦鹏和张叔平都是考究的人。郑秀文的表演很差劲,不仅容貌没有倾国倾城之“上海小姐”的说服力,发飏时简直就是恐怖。胡军扔下她跑掉后,她在梁家辉面前歇斯底里的那场戏,还有和女儿对吵、和女友对吵的戏,都很难看。有的演员演“温”戏不行,真就温了,反而演爆发力很不错;郑秀文相反,“温”起来还行,一爆发就无法控制,让人难受。

《茉莉花开》影片画面不错,挺漂亮的。但凡摄影师出身的导演,几乎都有这个优点。侯咏也是。根据苏童的《妇女生活》改编的三段式的故事框架是不错的,但改编后讲述的故事本身还是显得仓促简陋了。章子怡和陈冲都看得出来演得很卖力,但角色本身空间变化不大,让她们也无从发挥。最糟糕的是影片处理的那三代男人。姜文和刘烨的角色实在是大苍白了。姜文演得很油。他这些年的角色,给人感觉都是友情客串,他也相当不用心,似乎他只要露了脸,就是给了影片也给了观

走再送一个250克重的日元“红包”。然而没有,真的没有,不是我得了好处就忘,或担心“愤青”朋友骂我汉奸而隐瞒不报。

也不能说中国人期望值过高。若我是村上君,村上君是林少华且大老远跑来,饭店笃定请他去青岛最好的饭店吃满汉全席。第二天即使上午课不上下午政治学习不参加也要陪他去崂山一游。也不光我,大凡中国人都会这样。

可是村上君没这样。见面地点是在他的事务所,隔着一张餐桌大小的圆桌相对而坐,两个算不上绝代佳人的女秘书中的一个端来清茶,我一杯他一杯,边喝边谈。他谈他写作的目的是为

了“让灵魂获得自由”,谈他写作的技术是能打开想像力世界那扇门进去又能出来,谈他对“孤独”独特的诠释及其排遣方法,谈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好感的根据,谈他不喜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由……他侃侃而谈,眼睛看着桌面,看着思维移行的轨道,看着“门”后面的世界。我则看着他,看着他随意拨去一侧的“男孩”发式,看着他执著的纯粹的表情,看着他身上的POLO花格衬衫,看着他肌肉隆起的手臂。仿佛看到了他一部部小说中作为男主角的“我”,看到了《挪威的森林》里的渡边——他没有让我失望。从村上小说中走出来的村上只能是这样的村上,也只有这样的村上才能写出村上小说。此外我能要求他什么呢?

后来我看了、也译了他一些随笔,得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少请吃,也很少吃请。或许在他看来,吃就是吃,没有更多的附加含义。

林少华

著名翻译家,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。译有《挪威的森林》、《海边的卡夫卡》等21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、芥川龙之介、川端康成、井上靖、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凡30余种。

众面子了。刘烨只是呆头呆脑地出了几个镜头,说了几句话而已。感觉上陆毅还比较认真,可惜陆毅的戏实在很差劲,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;而且,他长得好胖,成名时肖童那个角色俊美忧郁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了。当然,我觉得这些男性角色糟糕的原因主要还是要归罪于剧本和导演。

《理发师》的故事是这几部戏中格局最大的。陈逸飞精致细腻,但个人气质其实格局很小,所以,他驾御这样的以动乱背景下的人之命运的作品,显得无从下手;整部戏几乎没有亮点,情节推进也有不少漏洞。看这部戏心有戚戚焉:陈先生拿来搏的作品居然不过尔尔!

相形之下,彭小莲的《上海伦巴》取材小,但做工还比较精良。夏雨在《上海伦巴》还是一如既往地挺生动的。这是以赵丹为素材创作出来的角色,以《乌鸦和麻雀》的拍摄经历为背景。有个现成的大师摆在前面,夏雨临摹得不错;当然,他演不出赵丹特有的潦倒中依旧倜傥那种味道。袁泉临摹几场小妾的戏很有意思,那口又扁又粘的国语,令人忍俊不禁。

这些年有一个“老上海”的风潮。关于上海的

戏,可能编导都太依赖以及相信“上海”作为影片背景支撑的功用了。似乎“上海”就是一灵丹妙药,只要有它,有它那些元素,里弄啊旗袍啊百乐门舞厅啊萨克斯爵士乐什么的,再加上几句上海白话,整个片子就立起来了。之于人物,无非就是弄几个颓废的迷茫的,弄几个不甘心的,再弄几个歇斯底里的。之前张艺谋的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也是这个企图。这些关于老上海的片子到头来几乎都是一个味道了,形式大于内容。庞大的迷人的旧上海,既控制也笼罩了导演的想象力和艺术个性。

洁尘

作家,生于六十年代后期。曾任报社文化记者、副刊编辑和出版社编辑。现居成都。著有《艳与寂》、《碎舞》、《私人版本》、《华丽转身》、《酒红冰蓝》、《暗地妖娆》、《中毒》等。